

邹镇中短篇小说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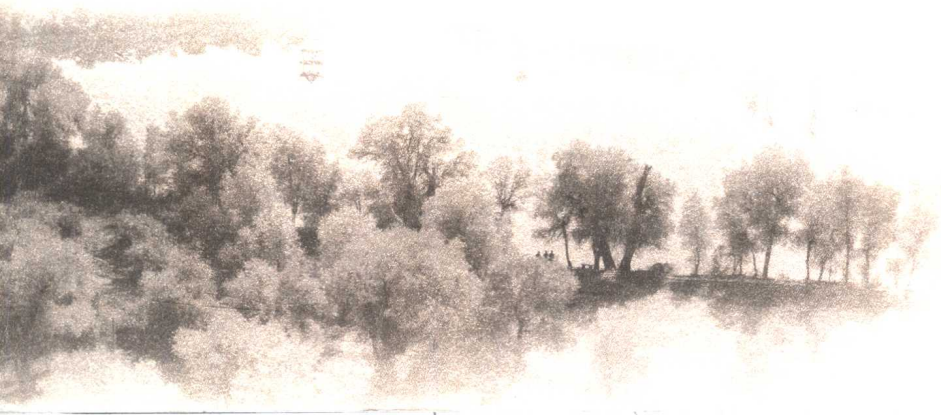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邹 镇 著

水上漂来的木屋

风卷着灰色的云急速地掠过天空，浪被激起一排排白色的水花，北面阴沉沉的，偶尔有一道耀眼的闪电裂开浓重的云块。借着这一闪的光亮，可以看到那边天地一片濛濛。一定又在下大雨，雨势顺着风势向这边移来。黄昏比平日更为晦暗。



水上漂来的木屋

邹镇著

风卷着灰色的云急速地掠过天空，
浪被逆风激起一排排白色的水花，
北面阴沉沉的，
偶尔有一道耀眼的闪电裂开浓重的云块。
借着这一闪的光亮，
可以看到那边天地一片。
一定又在下大雨，
雨势顺着风势向这边移来。
黄昏比平日更为晦暗。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水上漂来的木屋/邹镇著——广州：花城出版社，2006. 9

ISBN 7-5360-4821-1

I. 水… II. 邹…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105049号

责任编辑：李渭

书籍设计：三木

水上漂来的木屋

邹镇 著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开 本 787×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14.375

字 数 180, 000字

版 次 2006年12月第1版 2006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60-4821-1/I. 3790

定 价 26. 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819

XU

序

郭小东

水
上
漂
来

自 20 年代以降，中国的乡土写实小说也即乡土文学，已然渐行渐远。40、50 年代，以赵树理、周立波、柳青等所代表的农村文学，因中国革命的历史要求而成为宣扬革命暴力的马前卒。他们也对中国农村的乡土进行描述，但覆盖其上的是对革命及歌颂革命风暴的暴力话语，而对中国农村沉淀了几千年的丰富复杂的乡土文化，及其宗法制度下阴郁灰暗的人生情态与性格特质，却不屑作深入精致的人性摹状。20 年代这个呼唤作家到民间去，倡导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为人生的文学流派，并未成为中国这个以农村农民农业为主体的国度的文学主流。

鲁迅、蹇先艾、许钦文、废名、王鲁彦这些中国现代文学早期现实主义小说的奠基人，他们在《故乡》、《祝福》、《竹林的故事》、《水葬》、《父亲的花园》、《李妈》这些作品中，沉积着的中国农村乡土文化的悲情情结，他们所彰显的乡土写实特质，那种从

的
木
屋

SHUI SHANG PIAO LAI DE MU WU



城市记述故乡的事情，抒写自己乡愁的文学况味，已然销声匿迹，变质为对田园牧歌的单质痉挛。这种痉挛，在新时期文学中以另一种虚弱的接续，勉强地延伸着。诸如刘绍棠、周克芹及晚近李佩甫的农村小说。

说了这么多废话，我真正的意思倒不在为 20、30 年代的乡土文学招魂，而想努力说明另外的事实，那就是，在现代都市消费文化和物化视阈日益膨胀的时代，在当乡愁和“老远的贵州”、“清代的浙东和浙西文学倾向有深刻与飘逸的差别”，已然成为历史的回响和遥远的记忆之时，在大量滋生没有昨天的新派作家的自恋时代，忽然间有一些现代的老派作家作品出世，这算不算得是一种可喜的时髦呢？

我说的是邹镇的小说。

邹镇，何许人也？也许迄今没有人会在那些耳熟能详的广东作家中，听到他的名字；在作家协会各种介绍文学创作的报告、文件中，没有谈及他的作品。其实，邹镇的名字，比任何一个作家都要频密地出现在报端。在《羊城晚报》的“花地”版上，天天出现他作为责编的姓名。我是在读到他新近的小说集《水上漂来的木屋》的清样时，才知道邹镇的小说写得如此老派，如此精致，自然也如此“小说”。

在新派林立的伪小说之中，老派小说就分外显眼特别具有当下价值。

邹镇的老派，首先是他的温良恭俭让，凡事节制克制。在老三届中，他是老高中，凡事总有老大哥的姿态。他是编辑，是作家的诤友，他为作家们编发连载长篇小说，但几乎没有人知道邹镇从很年轻时就已发表小说。他老派得不事张扬。

他的小说写的自然是现在的事，他的阅历经着小说的想象，可读起来却像 20 年代的小说。这绝没有陈腐的意思，而是指文字修养，小说感觉，尤其是对乡土乡愁乡愿的摹写，成熟中有一种对中国文学

语言的娴熟老到的体悟，一种化繁为简的形式体认。既非半文不白，又非欧化滞结，而是那种深得中国语文造化，明晰明丽清秀隽永的韵味。也即平实却不粗糙，倾情却不泛滥。机智却不圆滑，质朴却不蛮痞，语言的流泄又相当克制节制，深得古典文学熏陶的气象。

小说开篇是最为重要的，也往往见出作家的功底、主题视阈和对小说的总体把握能力。总之，是对作家文化底蕴和创作胸怀的考验。《祝福》：“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守旧的文化中国和正在觉醒的现代中国之间的顽强冲突，不经意的让鲁迅一语道出而又深藏着玄机。公历在1912年颁行，但中国人固守的年底是旧历的年底。《百年孤独》开篇那句名言也被追捧成现代主义小说的箴言：“多年以后，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面前，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邹镇的老派，是一种值得称许的历练。《水上漂来的木屋》的开头：“秦老渊病后第一次登上高高的堤埝。”这是一个含意深刻同时包裹着故事全部悲剧的开端，这个开端暗示了事前事中事后所可能发生已经发生和正在发展的方向。他的一生，和这个堤埝有不解之缘，全部的人生希望和凄楚，都因缘着这堤埝的阅世。40年前的那场大水，带来灾祸，也给这个无妻的光棍带来此生此世的全部幸福。40年的追忆，和那水上漂来的木屋连同屋中的女人水妹，洪水送给他的女人，又让洪水悉数带走了。最终，秦老渊也随着水上漂来的木屋顺流而去。“他像坐着一一条船，到人应当去的地方。”

邹镇每一篇小说的开篇，几乎都见精心构思。“长途汽车早溜了，脚下躺着一副行李”（《空山林语》）。又是一个温和平实的悬念，“俯在八仙桌上描红，笔尖颤颤的”（《玩蛇人的唢呐》）。一个突而其来的动作、形态的描述，蕴藏着许多待解未解的可能性。“一下车，便觉得恍恍惚惚”（《柏树萧萧》）。儿时的记忆已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一种间离的陌生感将从此展开，弥漫昔日的岁月。“人说，世事如棋”（《云空法师》）。“俗话说，运气来了，门板都挡不住”（《痛

水
上
漂
来

的
木
屋



风》)。“我狠狠地揪了一下人中，我要让自己清醒一下，证明自己正在梦魇中”(《捞仔自述》)。

小说开篇，犹如正要撞开一扇深巷里的窄门，你不知门后隐藏着什么玄机。你在撞门时有一种惶惑、犹豫、忐忑的不安，小说在开始时就充满着危机。中国古典白话小说有这种营造悬念的传统，但那是需要花费大量的情节描写来实现的：在情节突转时戛然而止：“请听下回分解。”邹镇的小说把密集的情节铺陈，化繁为简而成一个个隐匿着的疑问号，包藏着丰富复杂的信息。对读者而言，这种开篇突兀情状下的延展，有许多不确定的情节诱惑。

其实，最老派的东西，在时间的轮转中，它又被转成了最新潮的风习，所谓古老的新鲜正是如此。当悬念和悬疑这种古旧的表现方式，忽而又成新宠之时，邹镇老派而又讲究玄机的小说期许，有力地提升了他小说的艺术质量。

读邹镇的小说，如同读20年代的乡土文学。他天天在编发最新潮的小说，而自己的创作却实践着遥远年代的文学风习。我想他的创作触觉始终在那一块被现代文明和都市视线忽略的乡土上伸展。他从城里去做知青，又回到城中。他和老旧的乡土同着命运与共的呼吸。他老高中的身份和那些少不经事的初中生知青有不同之处，他已经能够对老旧的乡土有一种历史的思考，以中国农民的历史命运作为背景来思索现实的农民生活，又以20年代鲁迅式的忧患来考察中国农村的现实状况。所以，他对老旧的乡村，有一种深刻的悲悯。他的小说始终弥漫着这种清醒冷静洞若观火的沉着。

邹镇在《水上漂来的木屋》中，写世代代住在水边，饱受洪水灾害的乡村里，农民秦小渊到秦老渊40年的人生道路。这儿，没有现代生活的痕迹，人和自然的伦理，维系着千百年悲苦无告的生活。洪水给人们带来灾祸，也给秦老渊带来人生早逝的圆满：水上漂来木屋，木屋里的女人。秦老渊人生的全部精彩，全然来自于日积月累经年的无奈。生命的难堪命运的多舛，构成了老旧乡村里一代又一代人

别无选择的运命。邹镇以其娴熟老练的文学叙述，又充满着悲天悯人的情怀，平静地记下了逝去岁月中那些令人酸楚的人生故事。没有愤怒的宣泄，没有向大自然或向人复仇的决心，没有捶胸顿足向天呼嚎。人以最阔大的容忍迎击大自然的肆虐和人世间的不公。这是中国农民最质朴也最本份的心灵角落。我说邹镇的温和，是那种节制克制着冲动的包容。他用冷冷的目光，去包裹这世世代代无法更改的命运。“他像坐着一条船，到人应当去的地方”。这就是他为这些无告的农民开出的天堂签证。你可以说这儿没有丝毫向命运革命复仇的意味。但是，当代文学不是久违了这种体味命运残酷的况味吗？不是又有一种论调，在主张“底层写作”吗？当真实地展现中国农民心底的生活，裸示他们灵魂中未被现代文明关爱同时照亮的心灵角落，文学的照亮，就成为对底层命运的体贴入微与隐曲的号召。

秦老渊生命的最后瞬间，在漆黑夜空里，滔天洪水中，秦老渊仿佛看到死去多年的水妹，幻化成河娘娘。“她在笑，笑得那般慈爱，笑得秦老渊的心熨贴熨贴的。”为将死的人祈祷和告慰。这是旧式文人小说中最温馨最人性最悲悯也最孱弱的掬泪。对于这样一位老式农民，也许只有神，方能圆满他来生的夙愿。这里的呐喊是无声的，而留下来的回响却是绵远的、永恒的。

老旧，是邹镇小说非常突出的原色。这里不仅仅是指作品的基本色调，更多的是指小说所倾向的生活和生活形式乃至人物的心灵空间所沉淀的时间积垢和文化痕迹。《空山林语》描述的是一个老得没有了时间和空间的乡村世界：“这是一张很有些年岁的花牙床。床架上雕着夔龙夔凤等古拙的花纹。正面立柱上蹲着两只狰狞的辟邪。上有顶板，三围有挡板，正面留有小门。上床，关门，像躺进了棺材。”形同棺材般封闭的生活与发霉的岁月。时间停顿了，没入太古，生命逃遁无踪，空留疑惧的蛛丝马迹，一种文化的惊悚跃然于心。“转回西屋，东屋窸窣有声。有人缓步出屋。双手垂下，一身皂色，缓缓向崖边移去，越靠越近，将至绝处。正待尖叫，身影自然停下。张开双



臂，极力上举，作呼号状。绝无声息，或声息被无极吸去。紧关小门，棺槨里一切平和。”生存的真相以这样的方式呈现着年深月久的人性挣扎。

邹镇的沉着或说对这种日复一日的重复所磨砺的韧长，向命运屈服又依然期待着期许着变局的微弱心声，把玩得出神入化，他对文化陋习的批判是不着声色同时温情有加的。这种柔性的针砭是杀人不见血同时反哺出一种撕人心肺的疼痛。他将中国古旧乡间生存状况的老化和一成不变的陈规陋习与风习，归根于人心缺失现代文明的浇灌与关爱。这些人始终生存在一种被悠长慵懒的岁月，浸泡得失却活力的境遇中。连代表着新文明新知识新生活的校长，也对这种生活取一种无可无不可的姿态。请看这段对话：“喜事，调你进城”，“我并没有要求”，“是吗？这不可能。”“想也没有想过。”“对了，今年要跳滩呢？”“……今年一定很热闹。”“热闹么，那就不走了。”没有锐角的生活，没有方向的迈步，没有主意的游移，只能说是在经历了许多的挫折困顿之后，让老旧的生存状况给融化了，炼成丹了。来路正长，奋争尤苦。

“稀沥沥的雨，带来寒意。绵绵细雨最有耐性。花花手里的麻也有耐性，从春到夏，从秋到冬。花花手里的麻也捻不完。可真个捻完了还有花花么？花花是为捻那无穷无尽的麻才活着。别人呢？各人捻着各人的麻，只要能永远捻下去也便够了。”对于老旧得韧长的生活，邹镇是深得其味。他后来一些直接描写现代生活的小说，诸如《痛风》，《捞仔自述》中，这种老旧的人生况味和老派文人的现实对应，虽然由于现代生活文明光色的侵入，使他前期小说中努力营造的那种老旧风习和人性慵懒，心平气定，逆来顺拨的圆通处世与随机应对，添加了许多现代生活的机锋，但是，老旧的岁月，依然像一根索命的丝线，悬置在被现代生活豢养得“痛风”的汪二钱的命门上。

作为恪守老旧生活法则的老医生，给痛风的汪二钱开出了长长的禁食清单，这张清单所指正是汪二钱致病的因子。大凡餐桌上的山珍

海味，除了蔬菜以外，概不能吃。在痛风和饕餮之间，汪二钱别无选择。可是，汪二钱在痛风好了之后，又受不了干鲍的诱惑，终于再次坠入放纵。这回，他不单痛风再起，而且废了男根，痛失食色性也。“这条贱命还有什么意义呢？”邹镇反话正说，他实在是个老旧风习的旁观者。在人生边上，他的小说有一种超凡脱俗的修炼。真是怪也。

邹镇小说对老旧乡土的洞穿，顺从风习的慵懒流动，他努力合着那生活滞流的节奏，缓慢得有些鬼鬼祟祟的气象中，凸现人物并吻合其精神气质。同时，他冷眼旁观，非常睿智地处理着每一个情节，他努力隐匿自己的立场，不逸出老旧风习的视线，以便在同视阈中，令人真切地体察这种老旧的顽强与固守。

对于20、30年代的乡土文学作家来说，乡土写实是对国破家亡颠沛流离心境的抚慰。自然也是对童年生活的反哺。而对于当今的作家来说，这种心灵向往和人格修养已然被更具物化、消费性和时尚性的生活指数所蛊惑。都市化生存与写照遮蔽了对乡土的追忆与精神反哺，所谓后现代的文学追逐也使相当多的文学叙述背离了乡土和底层的文学关怀。更不要谈发自热切的期许，而又以清幽冷峭的严峻，去拥抱生养着人的生命却被人离弃了的乡土了。

邹镇的小说数量有限，这是他的第一部小说集。所谓精品，是为不多。这位做过大学外国文学教师，又长期在大型文学杂志和晚报花地版做小说编辑的作家，我敢说他集子中的小说，几乎篇篇都可算作精品。对有专业性质的作家，我是尤为苛刻的。但是，邹镇的小说让我刮目相看，相识多年，却不知邹镇能写出如此小说，真枉为朋友，惭愧。因此也可见邹镇老派文人不事张扬之一斑。他之为人为文，有时光倒流的意趣。在21世纪初年的小说中，却读出了上世纪20、30年代的品质与品味，尤其是精当典雅的文学语言，尤似周作人，林语堂、鲁迅一般隽永机锋的文学语言与叙述机理。那种讲究遣词造句，构筑意境和哲理氛围的用心。都见出追逐老派学者为人为文谨严而又不失诙谐的风致。



序 Ⅷ

老派就是新潮。当下的青年作家，缺少的正是这种老派，与其去看十本郭敬明的小说，不如去认真地读一篇邹镇的短篇。那是一根埋藏了30年的老菜脯（萝卜干），可治长年咳嗽，润喉润肺之功长年。

2006年12月3日上午

序.....	I
水上漂来的木屋.....	1
空山林语.....	12
山祭.....	29
玩蛇人的唢呐.....	36
祥吉癫子.....	43
阎瞎子的米坊.....	52
山火	58
柏树萧萧.....	62
戴荷叶帽的小女孩.....	69
招风耳与大鼻子.....	77
风水大师	88
云空法师	95
痛风	104
苦楝花开.....	122
捞仔自述	154
后记	215

SHUI SHANG PIAO LAI DE MU WU

水上漂来的木屋

水
上
漂
来

秦老渊病后第一次登上高高的堤埕。

自吐了那口血，他一病不起，被儿孙们硬抬进了新村的小洋楼。雪白的墙，雪白的天花板，耀得人眼花。可他怎么也不习惯。听不到隐隐的涛声，听不到风敲竹梢的碎语，几十年了，听到的突然是机器、汽车、市场的嘈杂，他睡不着，常常眼睁睁到天亮。

近几天，连下了几场暴雨，秦老渊虽然年老耳背，新村紧靠城边，与大青江隔了老大一片禾田，他还是听到了，听到沉沉的，让人心悸的咆哮，他的血管猛地舒张，他一定要去看看，看看猛涨的江水，看看水边的老木屋。

爬上堤埕，河水果然涨了，平时清浅的江水被搅得浑黄浑黄，载着一堆堆蓬松的，同样浑黄的大水泡，急速地漂流，直窜秦家湾的老村，再一折，向北而去。水漫沙滩，河面一下宽了好几倍，在黄昏的暮霭中，一切都显得莽莽苍苍，缥缥缈缈，极有气势。平静了的心又一次

的
木
屋

SHUI SHANG PIAO LAI DE MU WU



张开。这才像一条河的样子，这才是他的老伙计，无遮无拦，任性逞强，和年轻时的他一个模子。

一阵晚风吹来，秦老渊感到凉飕飕的，直透身子骨，好像透过一重薄薄的纸。老了，到底老了，仿佛只是一夜之间。是呀，摸摸身上，到处是嶙峋的老骨头撑到外面。肌肉萎缩了，皮囊打着皱褶，留下一条条青筋绽出外面，煞是难看，特别是吐了那口血，元气就更伤了。

可是大青江到底没老，现在又抖起了威风，就要到端午节，这涨的是划龙船的水，看这大水泡的气势，只怕和四十年前那场大水一般张狂。他不由更加担心留在老村的那幢孤零零的木屋。

秦老渊拄着拐杖，顺着堤朝老村踱去。秦家老村很怪，它不是建在堤外，而是建在堤内，紧傍着江水。也许是为了少占几亩地吧，平川上的田真肥，抓起一把一捏，可以捏出汪汪的油来，真是寸土寸金啊。但怕也不尽然，也许倒是祖宗们对江水有一种特别亲昵的情意，才故意依水筑屋。每年端午前后，河娘娘都要随大水到家家户户门槛前来收香火钱。幸好老祖宗一代一代，村前村后植起斗粗的大河竹，密密匝匝将村子护卫着，不让它受大水直接冲击，也算刹了刹河娘的威风。

秦家村的人没有不会玩水的，不管光头还是小辫子，三五岁便撅着光屁股在江水里“扑通扑通”打鼓槌。秦家村的龙船在大青江上年年夺标，锦旗多得没处挂。秦老渊还在被人叫做秦小渊时，他的水性又比别人高几着。

四十年前那场大水，真是吓人，被大水冲下来的东西，什么都有。牛呀，猪呀，木头，不断地流下去。农民们吓得只知道跪在河堤上烧香上供，求河娘娘不要太狠心。堤一破，这一马平川的千万亩早禾就全泡汤了。

秦小渊可开心，他孤身一人，没田没地，没屋没户，就一只小划子，独往独来。水越大，他越来劲。他划着划子，冲到江心急流中，手操一根装有挂钩的长篙，见到漂浮下来的财物竹木，用钩一挂，便顺

流往岸上拖。小小的划子在大波浪中左颠右簸，一沉一浮，他立在船尾，嘻笑玩耍，十分惬意，惹得满堤的人都望着他，他干脆脱去长衣长裤，只剩一个短裤衩，故意露出宽厚的胸脯，肌肉隆起的臂膀，飞快地操着桨，像赛龙船抢标一般，在急流中迎着波浪往上冲，博得看大水的城里人鼓掌叫好。

那时他还没娶妻，眼睛滴溜溜尽往那些模样俊俏的女人脸上打转转。那是多快活，多自在的光景，男性充沛的精力在他紧绷着的皮肤下乱冲乱撞。要是真能串上个俏妹子那才好呢。他早就盘算好，这两天发笔大水财，等水退了，荷包里鼓鼓囊囊兜满了银元纸钞，就进城去，夜夜看那三脚班的戏文。那唱花旦的常常一边唱，一边拿媚眼儿挑他，挑得他魂不附体。他自信年轻强壮，脸盘也不傻气，差的只是荷包里少了几个叮叮当当的洋钱。

他正醉晕晕地划着桨，堤上的人骚动起来，只见上游漂来一个黑点，黑点迅速变大，哟，是幢木屋呢，他失声叫出来。木屋只露出个金字顶在水面。再近点又哟了一声，屋上趴着一个人，双手死搂着正梁。“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他虽只念了几年私塾，这道理何尝不知，但这样大的水，闪出个差错，不坏了自己一江的名声。

躲是躲不过，秦小渊心一硬，猛一点桨，向木屋迎去，他的心急，水又急，急碰急，划子一下撞翻了，满堤的人“呀”地惊叫。他一个鲤鱼打挺，跃上木屋。

屋上趴的竟是个青年女子，人昏了，两只手却僵死地搂住正梁，扳都扳不动。秦小渊正没了主意，见梁上系着一根又粗又长的棕绳。他把绳头往腰上一捆，吸足气，窜入水中，舍命往堤边游。水太，绳子重，游不了多远，他已是眼冒金星，全身软塌。慌乱中，他想解绳，偏偏湿绳解不开。这回救人不成，反把自己一条小命搭上，只可惜自己年纪轻轻，连女人的身子都没沾过，便进了阴司府，真是白白到这世上走一遭，眼看离岸才差两三丈，他眼睛一闭，身子下沉，没想这一沉竟站住了……

水
上
漂
来

的
木
屋



风卷着灰色的云急速地掠过天空，浪被逆风激起一排排白色的水花，北面阴沉沉的，偶尔有一道耀眼的闪电裂开浓重的云块。借着这一闪的光亮，可以看到那边天地一片濛濛。一定又在下大雨，雨势顺着风势向这边移来。黄昏比平日更为晦暗。

秦老渊迟疑了一会，还是顺着堤垱朝老村走。

那回大水，毁了多少村子田园，却给他带来了一幢木屋，还有一个美姣娘——水妹。他心疑水妹是河娘娘变的。他可从来没把河娘娘想得那么凶神恶煞。只听说河娘娘一身雪白，而水妹恰像一朵黑牡丹。他们在那幢漂来的木屋里成了亲，养下了小潭和小湾。木屋成了水妹带来的一份厚厚的嫁妆。

人的脾气虽然说是天生成的，到底也会改变，过去，他当帮手，跟着船老板跑遍大青江上上下下的码头，赚到的钱都送到酒店戏场里了。到有了家室，也就安份多了。别人笑他拴在水妹裤带上也不在乎。过了盛年，对女的温柔也腻味了，便单单恋着那一片江面。

每天傍晚，他慢悠悠地荡着小划子，横过江去，一边布下十多丈长的大串鱼钩。那时，太阳已经西沉，天上烧起绯红的云霞，平滑的水面鎏金般耀眼。他把粗粗的绳缆缓缓地放入水中，绳子上高高低低，晃晃荡荡挂满了鱼钩，鱼钩上串着一条条长长的蚯蚓。它们痛苦地卷曲着，直到浸入水中，才轻松地舒展开身子。秦老渊把这一切都看得很虔诚、带点神秘，他独自一人，不声不响，慢吞吞地放钩，布完了钩，把小铁锚往水中一沉，将小划子在江心定住，便躺下来抽黄烟。烟圈儿缓缓上升，渐渐淡化，散入空中，他脑子里的一切思绪，也随着那烟圈散入辽阔的天空，只剩下一个空空的躯壳在那儿，进入无思无欲的境地。直到西天最后一抹云霓烧尽，从火红褪成桔黄，又从桔黄再褪成铅灰，最后荡然无存，整个天空变得黝黑黝黑，湛深湛深，像一口巨大的深不可测的水潭。这时，他才懒散地荡着划子回村。

至于收钩，又是一番趣味，当你轻轻将绳子拉起，若有鱼绳子立刻颤动。那才是一种真正的享受呢，几十年也腻不了。等到把鱼拖

出水面，无论是鲤鱼、草鱼，还是色彩斑斓的鳊鱼，便都失去了刚才的激动。

无论放钩收钩，他不让儿子小潭，小湾沾边，他把这一切看得很神圣，伢伢们一上船，总喜欢叽叽呱呱叫个不停，而他一到河面就沉默。沉默得像块石头。他高兴时倒带着他的小眯眯。小眯眯真迷人，浑身雪白没有一根杂毛，独独一条尾巴油黑油黑却又没有一根白毛，人称雪里拖枪。小眯眯很温柔老实，上了船只偎在他怀里，眼睛一闭，打着瞌睡，它谙熟主人的脾性和规矩，所以并不乱叫。

有好多回，小潭硬赖着要跟着去收钩，收钩自然更有趣，水妹也在一旁帮腔，泰老渊并不理答，横竖他四更就悄悄起床，小潭睡得沉呢。一回，他摸黑到了船边，有人躺在船上，吓他一跳，亏得泰老渊胆特大，细听那鼾声，知道是小潭，怕爹爹又偷偷扔下他，干脆睡到船上来了。泰老渊把儿子轻轻抱起，放在沙滩上，脱一件褂子给儿子盖上。

他就是这怪脾气，不愿有任何人来分享他那自以为带点神秘味的装鱼的活路。

那是怎样的宁静，凌晨的雾气悄悄地从江面上飘来，轻轻地把竹林村子温柔地抱在怀里，到处湿漉漉、凉津津的。天色昏昏朦朦，似亮非亮，村子里一片温馨的鼾声。穿过村子，走进黑漆漆密匝匝的竹林，可以听到露珠的“嘀嗒”声，猫头鹰凄厉的叫声，有时“扑喇喇”惊起了什么鸟儿，在竹枝间乱飞乱撞。脚下是厚厚的积叶，散发着潮气和霉味。一出竹林，空气变得清新潮润，隐隐地听到波浪的悄悄话，脚下踩的已经是凉津津的细沙。

他像个瞎子，全凭感觉便摸到船边，一步不误。

有时，泰老渊也会迷路，转了大半个时辰，一会儿踏着积叶，一会儿踏着沙子，转来转去总在竹林和沙滩上打圈圈，就是摸不到水边，找不到船。这一般是月黑雾重的日子。是岔路鬼还是河娘娘在跟他戏谑玩耍？他宁肯相信是河娘娘的把戏，河娘娘和他熟着呢。于是干脆

水
上
漂
来

的
木
屋

SHUI SHANG PIAO LAI DE MU WU